

罪恶的客栈



(英) 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 著

张延锦 李 潮 译

重庆出版社



罪惡的客棧



作者：[美] 詹姆斯·M·坎寧漢
譯者：[台] 陳建宏
出版：時報出版



I 561.45

200

罪恶的客栈

〔英〕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 著

张延锦 李 潮 译

重庆出版社



(川)新登字010号

Daphne du Maurier
JAMAICA INN

本文据Doubleday & Company, Inc. 1960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 张世俊
封面设计 徐赞兴
技术设计 聂丹英

【英】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著 张延锦 李潮译

罪 恶 的 客 栈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2.625 插页2 字数202千
1992年12月第一版， 199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300

ISBN 7-5366-1997-9/I·380

定价：4.70元

作品简介

《罪恶的客栈》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的重要作品之一，原名《牙买加客栈》。

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(1907—1976)出生在伦敦，祖父乔治·杜·莫里埃是一位画家和作家，父亲杰拉德·杜·莫里埃是著名的戏剧界人士，他们对达芙妮的影响很大。达芙妮早年在伦敦和巴黎上学，从小酷爱文学，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17部长篇小说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。其中以《蝴蝶梦》(又译《吕蓓卡》)、《罪恶的客栈》、《法国人的小湾》最为著名。

1936年，达芙妮发表了《罪恶的客栈》，使她在文学界声誉鹊起。1938年，《蝴蝶梦》的发表使她的名字轰动一时，被译成20多种文字，也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品。她的很多作品都被拍成电影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1969年，由于她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，荣获英国勋章。

本书是达芙妮的成名作，初版于1936年4月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再版。书中主要描述了聪明美丽的农家少女玛丽·叶兰的一段恐怖惊险而又浪漫的经历。故事发生在英国康威尔地区，女主人公在父母双亡后投奔在那里的荒凉沼泽地开客栈的姨父姨母，没想到却在那阴森的客栈里耳闻目睹了一桩桩血淋淋的罪行。正直勇敢的玛丽用她少女的聪明头脑与强大的犯罪集团周旋、搏斗，终于赢得了胜利和爱情。

达芙妮的作品大多情节曲折,可读性很强,人物性格鲜明,刻画细腻,语言朴实流畅。同时,她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戏剧性。这种写作风格在本书中尤为典型,处处有伏笔和悬念,读起来扣人心弦,引人入胜。

达芙妮成年后曾长期居住在康威尔地区,她对那里的沼泽地有深厚的感情,本书中她对沼泽地风景细致精美的描绘,使人有亲临其境的感受。

本书根据美国卡迪洛(Cardinal)出版公司1960年第三版译出,全书共分19章,约20万字。10—17章为李潮译,其余部分为张延锦译。

译者

1991年10月

牙买加客栈坐落在朗斯顿和博德名之间，距博德名约20英里，是一家殷勤好客的禁酒客栈。

在本书所描绘的大约发生在120年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中，尽管出现了真实存在的地名，但所有人物和故事情节都纯属虚构。

达芙妮·杜·莫里埃

于福伊河畔博第尼克镇

第一章

(注)

11月下旬一个阴冷天。

头一天还晴朗朗的，夜里却突然变了天，朔风吹得天空

一片灰黑，下起了濛濛细雨。现在才刚过下午两点，苍茫的夜色就好像已经降临，重重山峦早已笼罩在一片薄雾中，到4点钟天就会全黑下来。一辆公共马车在通往博德名的公路上冒雨前进。尽管车上所有的窗户全都关得紧紧的，湿冷的空气还是穿透了车厢壁。皮革座垫摸上去湿漉漉的，车厢顶上准是有一条小裂口，因为不时有雨水轻轻滴下来，浸湿皮革，留下一块深蓝色的污斑，就像墨水迹印一样。寒风阵阵袭来，雨越下越大，马车在公路上艰难地挺进，在转弯的地方被风摇撼着。到了高处，四周光秃秃的一无遮拦，更是难

注：本书中的故事发生在英国西南部的康威尔沼泽丘陵地区，也是作者生前长期居住之地。书中出现的其它地名大多属于这个地区，其中特鲁罗是康威尔郡的重要城市。——译者。

行。车厢被风吹得在高高的轮子之间颤抖，晃动，东倒西歪的像个醉汉。

车夫全身裹在一件厚厚的长大衣里，衣领竖起，遮住耳朵，他缩着头，身体弯得很低，竭力用双肩抵挡风雨，冻得麻木的大手紧握着马鞭。没精打采的马儿在他的吆喝下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前进，它们被风雨吹打得麻木了，已经感觉不到头上不时抽响的鞭子。

车轮不断地陷进公路上的车辙里，吱吱嘎嘎地呻吟着。车轮溅起的稀泥不时落在窗户玻璃上，溶进不断泼来的雨水中，使窗外的任何景色都变得一片模糊，令人绝望。

车上的几个乘客挤作一团相互取暖。车轮陷进一处较深的辙沟，他们一齐尖叫起来。其中一位老兄自从在特鲁罗上车后就不停地抱怨，这时勃然大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笨手笨脚地在窗框上乱鼓捣，把窗框哗啦一声推上去，一股雨水立即从窗口灌了进来，泼在他和别的乘客身上。他把头伸出去，怒气冲冲地对车夫大吼大叫，骂他是流氓，是杀人犯，说现在这样大家就已经快断气了，如果再继续用这种该死的速度赶车，到不了博德名车上的人全都得死光。他还说这辈子出门再也不乘公共马车了。

不知道车夫是否听到了他的叫骂声，看来这

些责难很可能被风吹散了。那位老兄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，只好把窗框重新拉下来关好。车厢里已经冷透了，他在角落里自己的位子上坐下，用毯子把双膝包裹好，胡子里还继续冒出毒怨。

他的邻座是一位长着快活的红脸蛋披着蓝色斗篷的村妇，这时同情地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对着自以为在看她的其他乘客挤挤眼睛，然后扭头对那位老兄说，这是她记忆中气候最恶劣的夜行，她早就料到了，这个季节碰到这种坏天气已见惯不惊了，不要把现在错当作夏天。这些话她一路上至少说了20遍了，说完探手在一个很大的篮子里取出一大块蛋糕来，用结实的白牙使劲地咬了一口。

玛丽·叶兰坐在对面的角落里。从顶篷上的裂口渗进来的雨水就滴落在这个角落，时而一颗冰冷的水珠滴在她的肩上，她就用手指耐心地抹掉。玛丽双手托腮坐着，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溅满泥浆和雨水的玻璃窗，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兴致期待着能看到一线阳光冲破厚厚的云层。已经失去的家乡赫尔福德昨天的蓝蓝天空，哪怕只在这儿闪现一瞬间也是对未来的好兆头呵。

离开那23年来一直是她家乡的地方虽然才40英里路程，她心里的希望已经倦了。她身上那股豪爽的勇气本来是她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

——有了这股勇气，她才能在妈妈生病和去世的漫长痛苦中挺了过来——现在却在这恼人的凄风冷雨中减弱了。

玛丽透过模糊不清的窗户凝视着，四周的旷野十分陌生，景色令人沮丧。她看到一个与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。那个世界离这儿只有一天的路程，可是那清亮亮的河水，那绿油油的群山和缓缓倾斜的山坡，还有赫尔福德河边那疏疏落落的白色村舍却都显得那么遥远，好像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。赫尔福德的雨是那样温柔，雨水轻轻拍打着满山葱绿的树木，悄然消失在茂密的青草中，再汇成溪流和小河，流入宽阔的大河。雨水渗入肥沃的土地，大地就开满鲜花来回报养育之恩。

这里的雨却像无情的鞭子，抽打着车厢窗户和坚硬贫瘠的土地。这里基本上没有树木，只看到一两棵经过几百年狂风暴雨吹打的老树，树干倒伏弯曲，光秃秃的枝丫迎送着八面来风。岁月和风暴使树枝变得乌黑，即使春天降临在这样的地方，也没有芽苞敢发育出嫩叶来，因为畏惧可怕的春寒。这是一片生长着矮小灌木丛的沼泽荒原，没有树篱，也没有草坪，到处遍布着碎石，长着一丛丛发黑的石楠和矮小的金雀花。

玛丽暗自思忖：这里从来没有过温和的季节，

除了眼下这朔风刺骨的寒冬就是骄阳似火的酷暑。没有山谷和树木给人阴凉，只有这些不到五月底就变得焦黄的野草。雨雾朦胧中，旷野变成一片灰色，甚至连路上的行人和村里的居民也都变成了灰色，溶进这灰蒙蒙的背景中。玛丽是在赫尔斯顿上的车，那是她从小熟悉的土地，她心中装着那么多关于那块土地的孩子气的回忆。在那逝去的日子里，她曾经和爸爸一起每周一次赶车去赫尔斯顿集市。爸爸离开他们后，妈妈坚强地接替了他的位置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她都像爸爸一样来来回回地赶着太车，车上载着她的母鸡、鸡蛋和黄油。玛丽坐在妈妈身边，搂着一个和自己身体一样大的篮子，小小的下巴搁在篮子把儿上。赫尔斯顿的乡亲们对她们很好，叶兰这个姓氏在镇上小有名气，很受尊敬，因为年轻的寡妇在丈夫去世后苦苦奋斗着生活下去，没有多少女人能像她一样独自照料着一个孩子，并惨淡经营着一个牧场，却从不愿改嫁他人。在马纳肯有个牧场主，假如他有足够的勇气早就向她求婚了，还有个住在上游格威克的人也一样，他们看寡妇的眼睛就知道她谁也不会要，她的身心都属于那个已经逝去的人。最后，是牧场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把她累垮了。她从不顾惜自己，17年的守寡生活中，她强行役使自己，耗尽了心血和精力。当最后的打

击降临时，她再也承受不了压力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

她们的家畜一点点减少，由于年景不好，物价降到几乎为零，到处都没有钱，城里也一样。不久乡下就闹起了饥荒，这时，一场瘟疫又袭击了赫尔斯顿周围的村庄，大多数牲口都病死了。这是一种不知名的、无法治愈的瘟疫，它降临一切并毁掉一切，像过了季节才迟降的霜冻一样，随着新月而来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一路上留下家畜家禽的死尸。对玛丽·叶兰和她妈妈说，那是一段令人丧气和揪心的日子。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手喂养的雏鸡和幼鸭一只一只地病死，小牛犊在草地上倒下。最可怜的是那匹给他们干了20年活的老牝马内尔——小玛丽第一次叉开小腿儿学骑马就是在它那宽阔坚实的脊背上。一天早上，它突然死在马厩里，忠实的头倒在玛丽的腿上。她们在园子里一棵苹果树下给内尔挖了个坑，把它埋葬了。玛丽和妈妈很伤心，以后内尔再也不能拉车送她们去赫尔斯顿赶集了。妈妈从苹果树前转身离开时对玛丽说：“我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已随内尔埋进坟墓里去了，玛丽，我不知道被埋葬的是一种信念还是别的什么，我的心已疲惫不堪，我再也干不下去了。”

妈妈进了屋，在厨房里坐下，脸色苍白如

纸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玛丽说她要去请大夫，妈妈有气无力地耸了一下肩头：“太晚了，孩子，已经晚了17年了。”妈妈轻声哭泣起来，她以前可从来没哭过。

玛丽把住在莫根的老大夫请来，他就是把玛丽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。老大夫驾着轻便马车和玛丽一起赶回牧场，路上他摇着头对她说：“我得告诉你真实情况。自从你父亲去世后，你母亲从不顾惜自己的心力和体力，她终于累垮了自己。我不希望事情会成这样，目前又正处在困难时期。”

他们驾车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村子最高处的农舍。一个邻居在大门口迎接他们，脸上带着急于告诉坏消息的表情。“你母亲情况不好了，”邻居说。“她刚才走出门来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，像鬼魂一样，全身发抖，倒在地上。雷布林太太在她跟前，还有威尔·塞尔，他们把她抬进屋里去了。可怜的人，他们说她的眼睛已闭上了。”

老大夫使劲地把那一小群目瞪口呆的人从门边推开，他和那个叫塞尔的人一起把那僵硬的身体从地板上抬起来，送到楼上卧室里。

“这是突然发作，”老大夫说，“不过她还有呼吸，脉搏也稳定。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事，她会这样突然崩溃。为什么这么多年的艰难岁月都

熬过去了，却在现在突然倒下，这只有上帝和她自己才知道。玛丽，你现在必须用行动证明自己是父母的好孩子，帮助她度过难关。你是唯一能帮助她的人。”

在6个多月的漫长日子里，玛丽细心地护理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生病的妈妈。可是，不管女儿和老大夫怎样精心照料，妈妈却不想康复，她不愿再苦苦挣扎着活下去。

看来她的确盼望解脱，并默默祈求那一天早点来临。她对玛丽说：“我不愿让你也像我这样苦煎苦熬地挣扎，那会使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垮掉。我去了以后，你没有必要再留在赫尔福德，你最好到博德名去找你姨妈蓓辛丝。”

玛丽告诉妈妈她不会死，可是这没有用，无论怎么劝说都毫无作用，妈妈的想法早已在头脑中生了根。

“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牧场，妈妈。我出生在这里，爸爸也出生在这里，你也是赫尔福德人，叶兰一家人应该属于这里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了17年，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干呢？我很结实，我能干男人的活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这不是女孩子家过的生活，”妈妈说，“我干了这么多年是为了你爸爸，也是为了你。为某个人而辛劳可以使一个女人感到平静和满足，可是

当你为自己干活时却是另一回事了，那当中没有感情，没有爱。”

“我不适合在城里生活，除了赫尔福德河边这种生活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而且也不想知道。赫尔斯顿对我来说就是城里了。我最适合留在这里，我们还有存活下来的几只小鸡，园子里的菜，还有那头老母猪和河里的小船。我到博德名和姨妈在一起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女孩儿家不能独自生活，玛丽，除非头脑不正常或者变成坏女孩，二者必居其一。你难道忘了可怜的苏？月亮圆的时候她就到教堂的墓地去呼喊她从未有过的爱人。在你出世之前，这里还有一个女孩，16岁时就留下一个孤儿，跑到法尔茅斯去跟水手一起私奔了。

“如果不把你妥善地安顿好，我在坟墓里也不会安宁，你爸爸也不会安宁。你会喜欢你的姨妈蓓辛丝的，她总是玩得最痛快，笑得最开心的一个，她的心胸像生活一样宽广。你还记得她12年前来过我们这儿吗？帽子上扎着饰带，穿着丝绉裙子。那时候有个在特洛瓦伦干活的小伙子看上了她，可她觉得他配不上自己。”

是的，玛丽还记得蓓辛丝姨妈，记得她那卷曲的额发和大大的蓝眼睛，记得她的欢笑和闲聊，还记得她提起裙子下摆踮着脚尖走进院子里

的稀泥地的样子。她美得像天仙。

“你姨父的为人我不清楚，”妈妈继续说：“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也不知道有谁认识他。”

“他们会觉得我粗笨，”玛丽慢慢说道。“我没有他们希望的优雅举止，我们之间相互没有什么话好说。”

“他们会爱你本人，而不是你的姿态和风度。我要你答应我，孩子，在我去世以后，你一定要写信给你的姨妈蓓辛丝，告诉她我心底最后的愿望就是：你到她那里去。”

“我答应你，妈妈，我一定去。”可是一想到前途如此地不可靠，生活将发生那么大的变化，玛丽的心沉重又忧伤。她所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都将离开她，在她将来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，再也没有这块从小熟悉和亲近的土地给她安慰和勇气，帮她度过难关。

妈妈一天比一天虚弱，生命在一天天离她而去。她挨过了秋收，挨过了收摘水果的季节，挨过了第一场落叶。可是，待到早晨开始起雾，霜冻降临大地，涨水的小河一路泛滥流进汹涌澎湃的大海，海浪雷鸣般地拍打着赫尔福德小小的岸滩时，妈妈开始在床上烦躁不安地翻滚折腾，揪扯床单。她叫玛丽时用的是已故丈夫的名字，口中说的全是过去的事情，提到的人玛丽都不认